



中医入门必读丛书

冯明

主编

医案医话入门必读

YIAN YIHUA RUMEN BIDU

特惠版

岳美中认为：“医案、医话也应当有所泛览，汲取别人经验，才能丰富自己的学识。医案以《王孟英医案》《全国名医验案类编》为好，医话以《冷庐医话》《止园医话》为佳。”

《王孟英医案》

《全国名医验案类编》

《冷庐医话》

《止园医话》

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山西科学

Zhong Yi · Ru Men · Bi Du · Cong Shu · Te Hui Ban

——中医入门必读丛书（特惠版）——

医案医话入门必读

主 编 冯 明

副主编 师建梅 田 松

点 校 智世宏 智振宇 薛京花

丁玉田 焦建平 安玉兰

郝重耀 张天生 王海军

温少壮 高秀生 张 琳

任光荣 高世英 张 钺

山西出版传媒集团
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医案医话入门必读/冯明主编. —2版. —太原: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,2013.2
(中医入门必读丛书:特惠版)
ISBN 978-7-5377-4343-3

I. ①医… II. ①冯… III. ①医案—汇编—中国②医话—汇编—中国 IV. ①R249.1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006192号

· 中医入门必读丛书(特惠版) ·

医案医话入门必读

冯明 主编

出 版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·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
(太原建设南路21号 邮编:030012)
发 行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·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
(电话:0351—4922121)
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
印 刷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·山西人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邮 箱 zyhsxty@126.com
编辑部电话 0351—4922135 4922072

开 本 787mm×960mm 1/16
印 张 27.875
字 数 820千字
版 次 2013年4月第2版
印 次 2013年4月第2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377-4343-3
定 价 25.00元

如发现印、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发行部联系调换。

前言

中医书籍浩如烟海，选择哪些书籍阅读才能尽快地登堂入室，是初学中医者十分关心的问题。

一些中医专家认为，初学中医应当先学好“四大经典”（即《黄帝内经》、《伤寒论》、《金匱要略》、《神农本草经》）。只有先学好理论，才能在以后的学习中左右逢源、事半功倍。持这种观点的医家有张志聪、任应秋、魏长春、蒲辅周等。

一些中医专家则认为，初学中医应当从易到难，由浅入深，循序渐进。主张从《药性赋》、《汤头歌诀》、《药性歌括四百味》、《濒湖脉学》、《医学三字经》、《医学心悟》、《医学衷中参西录》等书开始读起，认为这些书籍易读好记，既实用又易懂，比一开始就读“四大经典”入门快。持这种观点的医家很多，如陈源生、李聪甫、岳美中、姜春花、彭静山、孙允中等。

其实不论采用上述的哪种读书方法，上述医家所提出的这些书籍最终都是初学中医者入门的必读书籍。

根据在校中医本科生的课程设置，结合历代中医名家成才的经验，我们将中医入门必读的书籍归纳为以下五大类：

1. 传统中医启蒙读物。传统的中医启蒙著作很多，但流传最广、影响最大的主要是《医学心悟》、《医学实在易》、《医学从众录》、《医学三字经》等著名的入门书籍，这也是本次编辑的主要著作。

《医学心悟》是清代医家程国彭的著作，集程氏研究历代名家医著心得及其三十年来的临证经验。全书条理清晰、深入浅出，选方切于实用，在临床医学入门书中影响较大。

清代医家陈修园，治学严谨，著作多本个人临证经验，阐发通俗明晰、深入浅出，对医学普及具有较大影响。其所著《医学三字经》是以三字一句的歌诀形式写成，介绍内、妇、儿各科常见病的症状、诊断、治疗及通用方剂，常是师父带徒的首选读物；《医学实在易》叙述理法方药，简明扼要，附歌诀，便于初学；《医学从众录》以内科杂病证治为主，兼及妇科，全书简要实用，便于初学医者临证参考。

2. 药方入门必读。这部分内容主要编辑、收集了《药性赋》、《药性歌括四百味》、《汤头歌诀》、《长沙方歌括》、《金匱方歌括》、《本草备要》、《医方集解》等家喻户晓的入门读物。

全国著名老中医岳美中对药理学方面的入门读物体会颇深，他认为：“药理学方面，初起先看《药性歌括四百味》、《药性赋》。这类书朗朗上口，便于习诵。之后可看《本草备要》。”

《汤头歌诀》为清代汪昂所著，书中对方剂应用的理法方药囊括无余，方义明晰，言简意赅，音韵流畅，颇切诗章词意，为初学者及临证必读、必背之书。



《医方集解》也是汪昂的著作，书中收集正方 370 余首，附方 490 有奇，末附《急救良方》、《勿药元论》。每方先述适应症，次为方药组成和应用之法，再次为方义方解及附方加减。有关诸方应用之病源、脉候、脏腑、经络、药性、治法、历代名家论述及用方已见无不备述。是历代方书中医家最为推宗的必读书籍，因此，流传最广。

《长沙方歌括》和《金匱方歌括》则是帮助初学者学习背诵《伤寒论》及《金匱要略》方剂的歌诀式入门读物。

为方便读者阅读和购买，该丛书将该部分内容分为药学和汤头两个分册进行介绍。

3. 诊脉辨舌入门必读。诊脉辨舌是中医四诊中技术性最强、最难掌握的内容，为了帮助初学者掌握诊脉辨舌的技巧，我们主要编辑、收集了《濒湖脉诀》、《三指禅》、《医灯续焰》、《脉诀汇辨》、《脉理求真》、《诊家枢要》、《诊家正眼》、《察舌辨证新法》、《伤寒舌鉴》、《四诊心法要诀》等流传最广、影响最大的著作。

《濒湖脉学》摘取诸家精华，分详 27 种脉。对同类异脉鉴别，各种脉象主病，既能博考，又能精研，编成歌诀，便于诵习。

李中梓的《诊家正眼》，较《濒湖脉学》增一疾脉，列脉象 28 种。《诊家正眼》论脉本《内经》、《难经》，引王叔和、李东垣、李时珍诸说，另加注按，颇有发挥，又简要述及望、闻、问三诊法，28 脉的论述以四言歌诀形式，词简意明，易学易记，为脉学入门之一。

《三指禅》采用对比手法，分析了各种脉象的不同点，便于学者领悟，所以流传较广。过去是师带徒的主要教材，密而不传。

《察舌辨证新法》为作者临证 30 多年察舌辨证的心得，原为授徒所用，内容十分实用。

《伤寒舌鉴》主要论述伤寒病舌象，也有温病和杂病舌象，书中图文并茂，观察入微，是有较高学术价值的舌诊专著。

4. 四大经典入门必读。四大经典是中医理论的根源，要求全文熟读，故该丛书单列《经典名著必读》分册以供读者学习原文。传统中医将《黄帝内经》、《伤寒论》、《金匱要略》、《神农本草经》称为四大经典，现在人们将《黄帝内经》、《伤寒论》、《金匱要略》、《温病条辨》称为四大名著，在中医教学中，《神农本草经》已居于次要地位，故《神农本草经》在附录中介绍。按照中医本科教材大纲的要求，对经典名著中必须背诵的内容进行了标识。

初学经典有一定难度，而经典入门的图书又非常多，我们从中选取了《内经知要》、《伤寒来苏集》、《金匱要略心典》作为经典学习的入门图书，并单列《经典名著入门必读》分册进行介绍。

著名老中医任应秋认为：“学习中医学不首先学习好《内经》，不通过对《内经》的认真学习，是打不好理论基础的，也就谈不到学习中医学。……因此首先要读好《灵枢》、《素问》、《伤寒》、《金匱》几部经典著作，因为它是汉代以前许多医学家的总结，许多文献的结晶，是中医学理论的基础。把它读得烂熟，才能算打下了比较坚实的理论基础。”学习《内经》的入门书以《内经知要》最为著名。

对于《伤寒论》和《金匱要略》的学习，岳美中认为：“历代注疏《伤寒论》的已有四百多家，仁者见仁，智者见智，我们应该毫无依傍地直接阅读原文，从白文下功夫，反复研读，才能辨出《伤寒论》的真味道来，这样才算是善读《伤寒论》。读《伤寒》如此，读其他经典医籍也应如



此，当然，为了开拓思路，帮助理解原著，适当地参看一些注家也是可以的。《伤寒论》注释以柯韵伯《伤寒来苏集》、尤在泾《伤寒心典集》为最佳，语无泛淡，不可不熟阅之。《金匱要略》可看尤在泾《金匱心典》，尤氏著作，颇多发挥，最能启人心思，历来为医林所重。”

而对于《神农本草经》，岳美中认为：“《神农本草经》文字古奥，不大适合初学。但为本草之源，义蕴精深，且简明易诵，是其长处，与《内经》、《伤寒》、《金匱》合称四大经典。凡欲精研中医亦为必读书之一。”该书只收录了原文，并放在附录中进行介绍。

《温病条辨》为温病学的重要代表著作之一，为吴塘（吴鞠通）多年温病学术研究和临床总结的力作。全书以三焦辨证为主干，前后贯穿，解释温病全过程辨治，同时参以仲景六经辨证、刘河间温热病机、叶天士卫气营血辨证及吴又可《温疫论》等诸说，析理至微，病机甚明，而治之有方。例如书中归纳温病清络、清营、育阴等治法，实是叶天士散存于医案中之清热养阴诸法的总结提高。而分银翘散作辛凉平剂、桑菊饮作辛凉轻剂、白虎汤为辛凉重剂，使气分病变遣方用药层次清晰、条理井然。叶天士之验方，在吴塘手中一经化裁，便成桑菊饮、清宫汤、连梅汤等诸名方。足知吴塘此书，不是仅仅为纂集而撰，实是经心用意，为学术理论升华之作。该书列为经典名著，在《经典名著必读》中进行介绍。

5. 医案医话必读。古人说：“读书不如读案”。此说虽不够全面，但是对初学中医或从事中医研究工作的人来说，是有一定的好处的。周学海说：“每家医案中必有一生最得力处，细心遍读，是能萃众家之所长矣！”姜春华老中医也说：“我学习每家医案能收到或多或少的养料，如王孟英的养阴疗法、薛立斋的平淡疗法、吴鞠通的用药剧重，在临床上各有用处。”

对于初学者，应当选择哪些医案、医话书籍学习呢？岳美中认为：“医案、医话也应当有所泛览，汲取别人经验，才能丰富自己的学识。医案以《王孟英医案》、《全国名医验案类编》为好，医话以《冷庐医话》、《止园医话》为佳。”该书正是根据岳美中老中医的深刻体验编辑的。

总之，该套丛书的读者对象主要是初学中医者，但实际上也是每一位中医人员必须掌握的内容。由于时间仓卒，在编辑过程中，一定还有这样或那样的不足或不妥之处，希望有识之士给予批评指正，以便更好地为初学中医者提供最好的入门读物。

总 目 录

 王孟英医案/1

 名医验案/ 89

 冷庐医话/267

 止园医话/339

王孟英医案

清·王孟英

目 录

杨序/3

周序/4

例言/5

卷一/6

卷二/14

王氏医案续编（原名《仁术志》）/28

庄序/28

赵序/28

例言/29

张序/29

卷一/30

卷二/44

卷三/53

卷四/59

小引/66

卷五/66

卷六/72

卷七/78

卷八/82

跋/87

杨 序

才不足以包乎所业之外，则其业不精；心不足以周乎所业之中，则其业亦不精。羿之射、僚之丸、张旭之草书、兰子之舞剑，其人皆负不可一世之才，而俯首降心于一艺之微，研穷玩索，不能自己，迨其业之既成，而天下莫能尚。况乎医之为道，参天人之奥，操性命之权，其理至深，其责至重；而世顾以无才无识之人，挟不专不精之术，贸贸施治，绝人长年，宜乎古人有学医人费之慨也。余自束发受书，笃嗜轩岐之学，以家贫无力致书，所蓄者，《灵》、《素》而外，立斋、景岳诸种而已。观其援引之繁富，议论之辨博，窃以为道在于是，而按法施治，辄为所困。嗣得西昌喻氏之书，伏而诵之，始有以识夫病情之蕃变，方剂之准绳，与夫寒暑阴阳之变化。其才大而学博，识高而法密，有非薛、张诸公所能仿佛者。然而《尚论》一编，犹袭三纲之谬；《春温》一论，混入伤寒之中。白璧微瑕，不能不为此老惜也。岁在乙巳，服官江右，广搜百氏之书。如叶天士之高超，尤在泾之切实，王晋三之精奥，张路玉之明达，以及吴又可、徐洄溪、柯韵伯、陈修园诸君子，罔弗各具精心，独抒伟论，灵兰之秘，阐发靡遗。然而宗古训者，矩矱弗失，而不免于穿凿附会；崇妙悟者，化裁生心，而或涉于支离背谬。夫医主于愈病而已，偏执一途，而故持高论，纵名理湛深，与病情无与也。偶于坊间，得武林王君孟英所著《霍乱论》一帙，其理明，其词达，指陈病机，判然若黑白之不可混淆，以为饲鹤山人之流亚，私心窃向往之。己酉冬，余室人患痰饮胁痛，屡药弗痊，渐即沈困。适孟英来抚之金溪，视吴侯醞香之疾，亟走倅相邀，惴惴然恐不得一当，乃孟英惠然肯来，投药五剂而大效，并出初刊医案《回春录》见示。因纵谈古今之同异，百家之得失，滔滔滚滚，折衷悉当，始知《霍乱》一论，不过孟英一端之绪余，而又窃幸余向之私心倾慕者为不诬也。询其近案，积有数卷，乃张柳吟、赵菊斋诸君子所辑定，而题其篇曰《仁术志》。余取而读之，喜其崇论闳议，足为世法，因易其名曰：《王氏医案》，与《回春录》合为一编，而附《霍乱论》于后，并谬加评点，付诸攻木之工，以广其传。盖医者，生人之术也；医而无术，则不足以生人；医而误用其术，则不唯不足以生人，而其弊反致于杀人！夫医虽至庸，未有忍于杀人者也。而才不足以应纷纭之变，学不足以穷古今之宜，识不足以定真伪之幻，则其术不精，斯曰杀人而不自知。故为医而无才、无学、无识，不可也；为医而恃才、恃学、恃识，亦不可也。必也，平心以察之，虚心以应之，庶乎其可也。夫古人因病而生法，因法而成方，理势自然，本非神妙，唯用之而当，斯神妙矣。今才如孟英，学如孟英，识力精超如孟英，而每临一证，息心静气，曲证旁参，务有以究乎病情之真而后已。宜乎出奇制胜，变化无方，著之医案，卓卓可传如是也。余读孟英之书于数年前，以为迢迢二千里，山遥水阻，必无相见之期；乃吴君病而孟英来，孟英来而余室适病，宛转牵引，卒使数年来望风相思之友，把袂盘桓，倾吐肝膈，极苔岑遇合之奇，夙世因缘，谅非浅鲜。孟英勉乎哉！异日者，撷众籍之精华，订群言之谬伪，删繁提要，勒为一书，以保全天下万世之民命，厥功甚巨，而为力亦甚艰，天末故人所企望于良友者，诂斯医案一编而已耶？

道光三十年岁次庚戌知宜黄县事杨照藜书于吟香书屋

周 序

予友王君孟英，少年失怙，其尊人弥留之际，执孟英手而嘱曰：“人生天地之间，必期有用于世，汝识斯言，吾无憾矣。”孟英泣拜而铭诸心版。然自顾家贫性介，不能为利达之人，将何以为世用耶？闻先哲有不为良相，则为良医之语，因自颜其室曰：潜斋，而锐志于轩岐之学，潜心研究，遂抉其微。年未冠，游长山，即纳交于予。每见其治病之奇，若有天授，而视疾之暇，恒手一编不辍也。继瞻其斋头一联云：“读书明理，好学虚心。”可见苦志力学，蕴之胸中者，渊深莫测，乃能穷理尽性，出之指下者，神妙难言。二十年来，活人无算，岂非以用世之才，运其济世之术，而可垂诸后世者哉？今就予耳目所及之妙法，仿丁长儒刻仲淳案之例，录而付梓，名曰《回春录》。见闻有限，遗美极多，世之君子，必有如庄敛之、华岫云其人者，更为之远搜博采，以广其传，而予糠秕在前，有荣施矣。

道光二十三年癸卯冬十二月 愚弟周 铎拜题

例 言

一、所录皆二十年来见闻所及，详载字姓，历历可征，间有逸其姓氏者，偶忘之耳。

一、浅易之证，寻常治法所能瘳者，概不泛录。

一、难辨之证，误药即成危候，而初病乃能洞烛，遽尔霍然，虽若无奇，不可不录。后学苟能留意，庶免以药酿病之辜。

一、病有虚实寒热，治分补泻温凉，更有补泻互投之法，寒热并用之宜者，以标本异情，证因错杂也。此录诸案具备，法无偏倚，不愧一代之良工矣！

一、六气皆从火化，凡外感之邪，虽伤寒必以顾阴为主，况温热暑燥之病，更多于伤寒，而热之灼阴，尤为势所必然耶？观案中治感多以凉润清解之法，是参天人一致之理以谈医，非泥古耳食之徒所能窥测也。

一、孟英可传之案，何仅止此，借予未能穷搜广讨也。凡荷其再造之人，不妨陆续补刊，以推广仁术而嘉惠来兹，匪唯忠厚当然，即是心存济世。故不以上下分帙，而以卷一卷二为次，盖欲卷数之递增无已耳。

一、案中辨证，固多发人之未发，他如论阿片之燥热伤津，猪肉之柔润充液之类，尤为有功于世。是不仅某药治愈某病之案，读者须加咀嚼，勿囫圇咽下也。

一、孟英虽用药极平淡，而治病多奇中，故其辨证处方，同道莫不折服。兹所录案，已见一斑。附采玉芝丸数方，药易功优，更征立法之善。至烂喉痧方，虽从《金匱翼》录出，而孟英命其名曰锡类散，且闻授其方于庄芝阶、金愿谷两中翰，修合济人，救全不少。凡属外淫喉患，无不应手而瘳，不特烂喉痧藉以为神丹也。敢不附载，以广其传乎。

卷一^①

杭州王士雄孟英著 同郡周 铎光远辑录

甲申夏，予于登厕时，忽然体冷汗出，气怯神疲。孟英视之曰：“阳气欲脱也。”卒不及得药，适有三年女佩姜一块，约重四五钱，急煎而灌之即安；后用培补药，率以参、芪、术、草为主，盖气分偏虚也。

干姜辛温，故用以回阳气；若并此不得，则令壮盛人以气呵之，亦可救仓卒之变。

范庆簪年踰五十，素患痰嗽。乙酉秋在婺，骤然吐血，势颇可危。孟英诊曰：“气虚而血无统摄也，虽向来咳嗽阴亏，阴药切不可服，然非格阳吐血，附、桂更为禁剂。”乃以潞参、芪、术、苓、草、山药、扁豆、橘皮、木瓜、酒炒芍药为方，五帖而安。继去甘草、木瓜，加熟地黄、黑驴皮胶、紫石英、麦冬、五味子、龙骨、牡蛎熬膏，服之痊愈，亦不复发。后，范旋里，数年以他疾终。

丙戌春，仓夫郑德顺患急证，时已二鼓，丐孟英视之。见其扒床拉席，口不能言，唯以两手指心抓舌而已。孟英曰：“中毒也。”取绿豆二升，急火煎清汤，澄冷灌之，果即霍然。诘朝询其故，始言久患臂痛，因饵草头药，下咽后，即心闷不可耐，舌麻不能言，而旁人不知也。录此足以征孟英临证，之烛照如神，亦可见草药之不可轻试也。

婺人罗元奎，丁亥夏，卒发寒热，旋即呕吐，不能立，自言脐间痛不可当。孟英视其痛处，愀赤肿硬，形如肥皂荚，横梗于毛际之左。乃曰：“此证颇恶，然乘初起，可一击去之也。”用金银花六两、生甘草一两、皂角刺五钱，水煎，和酒服之。一剂减其势，再剂病若失。逾年患伤寒，孟英切脉虚细已极，曰：“此不可徒攻其病者，以阴分太亏耳。”与景岳法。以熟地、当归、酒炒白芍、炙甘草、橘皮、柴胡等药，一剂而瘳。此法予亦屡用获效，气虚者并可加参。但表药止柴胡一味，犹嫌力微。

予每以此法治阳证疮毒，莫不应手取效，真妙方也。

予素患噫气，凡体稍不适，其病即至，既响且多，势不可遏。戊子冬，发之最甚，苦不可言。孟英曰：“此阳气式微而浊阴上逆也。”先服理气汤一剂，随以旋覆代赭汤投之，遂愈。嗣后每发，如法服之辄效。后来发亦极轻，今已不甚发矣。予闻孟常云：“此仲圣妙方，药极平淡，奈世人畏不敢用，殊可陋也。”

法本喻氏。

有患阴虚火炎者，面赤常如饮酒之态，非戴阳证。孟英主一味元参汤，其效若神，而屡试皆验。

元参能滋水以制火，独用则力厚，取效倍捷。

黔人叶殿和，庚寅秋，患感，旬日后，汗出昏瞢。热甚阴竭之象。医皆束手，乃甥余薇垣浼孟

① 王氏医案，原名《回春录》。

英勘之。曰：“此真阴素亏，过服升散，与仲圣误发少阴汗同例。**比例精当**。下竭则上厥，岂得引亡阳为比，而以附、桂速其毙耶？”以元参、地黄、知母、甘草、白芍、黄连、茯苓、小麦、龟板、鳖甲、牡蛎、驴皮胶为大剂，投之得愈。

海阳赵子升，辛卯夏病疟，急延孟英诊之。曰：“暑热为患耳，不可胶守于小柴胡也。”与白虎汤**专清暑邪**。一吸而瘥。甲午秋，范丽门患温疟，孟英用白虎加桂枝**清热兼驱风**以痊之。丙申夏，盛少云病湿热疟，孟英用白虎加苍术汤**清热兼燥湿**而安。己亥夏，予舅母患疟，服柴胡药二三帖后，汗出昏厥，妄语遗溺。或谓其体质素虚，虑有脱变，劝服独参汤。幸表弟寿者不敢遽进，乃邀孟英商焉。切其脉洪大滑数，曰：“阳明暑疟也，与伤寒三阳合病同符。”处竹叶石膏汤**清热兼益气**两剂而瘳。庚子夏，滇人黄肖农，自福清赴都，道出武林，患暑疟，孟英投白虎汤加西洋参**清热益气**，与前方意同。数帖始愈。辛丑秋，顾味吾室人病瘧疟，孟英亦主是方而效。庄芝阶中翰张安人，年踰花甲，疟热甚炽，孟英审视再四，亦与竹叶膏汤而安。闻者无不惊异！予谓：“如此数证，体分南北，质有壮衰，苟非识证之明，焉能药与病相当，而用皆适宜哉？”

壬辰八月，范蔚然患感旬余，诸医束手，乃弟丽门悬孟英治之。见其气促音微，呃忒自汗，饮水下咽，随即倾吐无余。曰：“伏暑在肺，必由温散以致剧也。盖肺气受病，治节不行，一身之气皆失其顺降之机；即水精四布，亦赖清肃之权以主之。气既逆而上奔，水亦泛而上溢矣。但清其肺，则诸恙自安。”乃阅前服诸方，始则柴、葛、羌、防以升提之，火藉风威，吐逆不已；犹谓其胃中有寒也，改用桂枝、干姜以温燥之，火上添油，肺津欲绝，自然气促音微；疑其虚阳将脱也，径与参、归、蛤蚧、柿蒂、丁香、以补而纳之，愈补愈逆，邪愈不出，欲其愈也难矣。亟屏前药，以泻白散合清燥救肺汤，数服而平。

妙论！不独治暑为然，凡上而不下之证，皆可类推。

何叟，年近八旬，冬月伤风，有面赤气逆，烦躁不安之象。孟英曰：“此喻氏所谓伤风亦有戴阳证也，不可藐视。”以东洋人参、细辛、炙甘草、熟附片、白术、白芍、茯苓、干姜、五味、胡桃肉、细茶、葱白，一剂而瘳。孟英曰：“此真阳素扰，痰饮内动，卫阳不固，风邪外入，有根蒂欲拔之虞，误投表散，一汗亡阳，故以真武、四逆诸法，回阳镇饮，攘外安内以为剂也。不可轻试于人，致于操刃之辜，慎之慎之。”以此二语，印证前方，可知用法之周到。

癸巳秋，予在婺患疟，大为医人所误，初则表散，继则滋补，延及月余，肌肉尽削，寒热不休，且善呕恶食，溺赤畏冷，乃买棹旋杭，托孟英诊视。曰：“足太阴湿疟也。”以金不换正气散，三吸而安。然元气为误药所伤，多方调补，甫得康健。次年秋，复患疟于婺，友人咸举医疗，予概却之。忆病情与前无异，即于篋中检得孟英原方，按序三帖，病亦霍然，闻者无不称叹。后归里为孟英述而谢之，孟英曰：“疟情如是，恐其按年而作。”乃授崇土胜湿丸方，明年夏令，预服以堵御之，迄秋果无恙，后竟不发矣。

钟耀辉年踰花甲，在都患肿，起自肾囊，气逆便溲，诸治不效。急买车返杭，托所亲谢金堂邀孟英治之。切其脉微而弱，询其溺清且长**虚象显然**，曰：“都中所服，其五苓、八正耶？抑肾气、五皮也。”钟云：“诚如君言，遍尝之矣，而病反日剧者，何哉？”孟英曰：“此土虚不制水也。通利无功，滋阴亦谬，法宜补土胜湿。”此即张景岳所云理中加茯苓附子之证也。与大剂参术，果即向安。越八载，以他疾终。

金元章媳于甲午新寡后，患脓窠疥，大抵湿热之病耳。疡医连某，疑为遗毒，径作广疮疗，渐至上吐下利，不进饮食；另从内科治，亦无寸效。延至未春，更兼腹痛自汗，汛愆肌削，诸医皆见而却走矣。王仲安荐孟英视之。曰：“此胃气为苦寒所败，肝阳为辛热所煽，前此每服阳刚，即如昏冒，稍投滋腻，泄泻必增，遂谓不治之证，未免轻弃。”乃以四君子加左金、椒、梅、莲子、木瓜、余粮、石脂等，出入为方，百日而愈。第信犹未转也。诸亲友环议，再不通经，病必有变。孟英力辨此非经阻可通之证，“唯有培养生化之源，使其气旺血生，则流行自裕；若不揣其本，而齐其末，则砭糠不能榨油，徒伤正气，尽隳前功，岂不可惜！”众议始息。恪守其方，服至仲冬，天癸至而肌肉充，康复如常矣。

朱某患呕吐，诸药不效，甚至大小便秘，粪从口出，臭不可当，自问不起矣。孟英用代赭旋覆汤加蜣螂虫服之而愈。上者下之之法，而意甚巧。

孟英邃于医学，从不侈谈脉理，足以见其欲然不自足也；而脉理之最不易切者，莫如妊娠。予闻孟英于乙未春诊黄履吉室人之脉，曰：“妊也。”是月天癸犹来，人皆不以为然；次月仍转，但不多耳。复邀孟英诊之，曰：“果妊也，汛不断者，荫胎之血有余耳。”逾月，汛复行，觉更少矣，人犹以为妄也。四月后，经始停，娠亦显，娩如期，人始服其见老。丙申夏，满洲某选粤东盐场，携眷之任，过浙，主于李云台家，请孟英视其如君之恙。孟英诊曰：“非病也，熊羆入梦矣。”某颇不信，谓经甫停，何以遽断为孕，而又必其为男乎？反生言过其实之疑。既而某延云台入幕，偕赴粤任。次年，云台于家书中述及居停果得子，深叹孟英指妙。予荆人久无孕，辛丑秋，汛事偶愆。孟英一诊，即以妊断，且以男许。次夏果举一子，惜不育耳。邵鱼竹给谏仲媳怀妊，孟英于寅春初诊，即许抱孙，秋杪果应。表弟胡寿者室，偶有小忿，经事涩少，腰腹微胀，自以为怒气所滞也，延孟英调之。切其脉曰：“怀麟矣。”初犹疑之，既而始信，卯春果弄璋^①。吴云阶室年四十余，寅秋汛断，其腹日胀；医谓病也，治之罔效。迨孟英诊之，孕也。彼犹不自信，及腹中渐动，始服其言，至期产一女。癸秋，孟英治石诵羲室，脱痛甫愈，适汛逾期，即日娠矣，既而果日形著。其指下之神妙如此。

娠孕之脉，最为难凭：有初娠即现于脉者，有三四月始现于脉者，有始终不现于脉者。此与凭脉断证，有时可凭，有时不足凭，同一至理。予尝以此质之孟英，孟英亦以为然。可见真学问人，必不恃虚言以眩世也。

朱恒山久患胸痞多痰，诸药罔效。孟英诊曰：“清阳之气不司旋运也。”与参、芪、苓、术之剂，豁然顿愈，因极钦服。后数年，果以汗脱。闻其垂危之际，口不能言，犹以左三横三指，右手伸一指加于上，作王字状，以示家人；有会其意者，急追孟英至，而他医之中风药，早灌入矣，遂以长逝。癸卯冬至前一日，管大中丞亦是气从溺脱，当以参、附挽回者，及孟英至，而痰药、痧药、风药灌之遍矣，脉仅若蛛丝过指，孟英坚不与方，须臾而卒。

无棣张柳吟封翁，于乙未夏，偕令嗣恒齐刺史赴滇南任，道出武林。其家人郑九者，封翁宠人之弟也，途次抱恙。抵抗日，招越医陈六顺诊治，服药后，汗出昏狂，精流欲脱。封翁大骇，躬诣孟英，以希挽救。孟英切其脉，既数且乱，沉取极细。乃语封翁曰：“此证颇危，生机仅存一线，

① 弄璋，生男称“弄璋”。

亦斯人之分服素亏，不可竟谓附、桂之罪也。”封翁闻言大悦，曰：“长者也。不斥前手之非以自伐”相见恨晚，遂订忘年之交。彼此尽吐生平，始知封翁最喜谈医，岐黄之言，无所不览，唯不肯为人勘病，亦慎重之意耳。于是孟英以元参、知、蘖、桑枝、龙、牡、生地、白芍、甘草、百合、石斛、梔子、盐水炒淡豆豉，为大剂灌之，下咽即安。次日去梔、豉、甘草，加龟板、鳖甲、盐水炒橘红，十余帖而康。

吴馥斋令妹，禀质素弱，幼时风山诊之，许其不秀。癸日失其怙恃，情怀悒悒，汛事渐愆，寝食皆废，肌瘦吞酸，势极可畏。孟英以高丽参、盐水炒黄连、甘草、小麦、红枣、百合、茯苓、牡蛎、白芍、旋覆花、新绛等治之，甘以缓之，苦以降之，酸以敛之，皆古圣之良法也。各恙渐已；继参、归、地滋阴，康强竟胜于昔。

一男子患喉痺，专科治之，甫愈，而通身肿势日甚，医者惊走。孟英诊之，曰：“病药也。”投附子理中汤数剂而痊。予谓喉痺治以寒凉，法原不谬，而药过于病，翻成温补之证，是病于药也，非病于病也。尝闻孟英云：“病于病而死者，十之三；病于药而死者，十之七。”以予观之，诚非激论也。吁！可叹已！

朱氏妇，产后恶露不行，而宿哮顿发，专是科者，不能下手。孟英以丹参、桃仁、贝母、茯苓、滑石、花粉、桂枝、通草、蛤壳、苡仁、紫菀、山楂、丝瓜子、芫蔚子、旋覆、琥珀，出入为方，三日而愈。

局医黄秀元之與人韩名凉者，有儿妇重身患热病，局中诸医，皆虑胎陨，率以补血为方。旬日后，势已垂危，挽人求孟英诊之。曰：“胎早腐矣，宜急下之，或可冀幸；若欲保胎，则吾不知也。”其家力恳疏方，遂以调胃承气合犀角地黄汤，加西洋参、麦冬、知母、石斛、牛膝投之，胎落，果已臭烂，而神气即清，热亦渐缓。次与西洋参、元参、生地、知母、麦冬、丹参、丹皮、茯苓、山楂、石斛、豆豉^①、芫蔚、琥珀等药调之。粥食日加，旬余而愈。

一少年骤患遗精，数日后，形肉大脱，连服滋阴涩精之药，如水投石。孟英与桂枝汤加参、芪、龙、牡，服下即效，匝月而瘳。此阳浮于上，阴孤于下，故非滋阴涩精所能治。仲景桂枝龙骨牡蛎汤能调和阴阳，收摄精气，又复参、薤以建其中，故取效甚速。

家叔南山，于秋间患感，日治日剧，渐至神昏谵妄，肢振动惕。施、秦两医，皆谓元虚欲脱，议投峻补，家慈闻而疑之，曰“盍与孟英商之？”孟英诊曰：“无恐也，通络蠲痰，可以即愈。”用石菖蒲、羚羊角、丝瓜络、冬瓜子、苡仁、桑枝、旋覆、橘络、葱须、贝母、钩藤、胆星为剂，化服万氏牛黄清心丸一颗，覆杯即安，调理半月而愈。

美政关毛内使，年逾花甲，而患喘嗽，医与肾气汤、全鹿丸等药，反致小溲涩痛，病日以剧。孟英诊之，与纯阴壮水之治。毛曰：“我辈向吸阿片烟，岂敢服此凉药。”孟英曰：“此齐东之野语也，误尽天下苍生，幸汝一问，吾当为世人道破机关，不致误堕火坑者，再为积薪贮油之举也。夫阿片本罂粟花之脂液，性味温涩，而又产于南夷之热地；煎晒以成土，熬煎而为膏；吸其烟时，还须火炼，燥热毒烈，不亚于砒。久吸之，令人枯槁，岂非燥烈伤阴之明验哉？”毛极拜服，果得霍然。或问曰：“阿片之性，殆与酒相近乎？”孟英曰：“麴蘖之性虽然，然人饮之，则质仍化水，故阴虚者饮之则伤阴，阳虚者饮之则伤阳，

① 豆豉：《潜斋医学丛书》五种本作“豆卷。”此据十四种本及《王氏医案绎注》改。

景岳论之详矣。若阿片虽具水土之质，而性从火变；且人吸之，则质化为烟，纯乎火之火焰，直行清道，烁人津液。故吸烟之后，口必作渴，久吸则津枯液竭，精血源穷，而宗筋失润。人因见其阳痿也，不察其所以痿之故，遂指阿片为性冷之物，抑何愚耶？凡吸阿片烟而醉者，以陈酱少许，淪汤服即醒；若熬烟时，少著以盐，即涣散不凝膏；吸时舌上预舐以盐，则不成瘾；虽瘾深者，但令舐盐而吸，则瘾自断。岂非润下之精，能制炎上之毒乎？”

金元章，年逾七旬，久患疝厥，每病于冬，以为寒也。服热药而暂愈，终不能霍然。孟英诊曰：“脾、肾虽寒，肝阳内盛，徒服刚烈，焉能中肯？”以参、术、枸杞、茯苓、茴香、当归、菟丝、鹿角霜、桂、茯苓、楝实、黄连、吴萸、橘核等药为方服之，今数年无恙矣。

丙申春，蜀人石符生将赴邓云厓司马之招，经杭抱病，侨于张柳吟之旧馆，亦为寓侧陈六顺治困。居停主人知之，即告以柳吟仆病之事，石闻之悚然，亟遣人延孟英诊焉。脉沈而涩滞，模糊不分至数，肢凉畏冷，涎沫上涌，二便涩少，神气不爽。曰：“此途次感风湿之邪，失于解散，已从热化，加以温补，致气机愈形窒塞，邪热漫无出路，必致烁液成痰，逆行而上。但与舒展气机，则痰行热降，诸恙自瘳矣。”以黄连、黄芩、枳实、橘皮、栀子、淡豉、桔梗、杏仁、贝母、郁金、通草、紫菀、竹茹、芦菴汁等药，三服而起，调理匝旬遂愈。

夏间王某患感，越医谢树金治之，病虽通而能食矣，但不能起坐，类乎瘫痪。延已月余，人皆谓其成废。所亲钟某挽孟英视之。曰：“此多服表散，汗出过分，气血两伤，肢骸失其营养。”脉微而细，舌亮无苔。与大剂参、芪、归、术、熟地、杜仲、菟丝、牛膝、枸杞、山药、木瓜、萸肉、菱蕤、续断、桑枝，数十帖而起。气血双补而补血之药重于补气，以汗为血液，阴分偏伤也。

一劳力人，阴分素亏，骤感风湿，两膝刺痛痠软，不能稍立。此证延久即成鹤膝风。孟英以六味地黄汤加独活，豆卷精当。一剂知，二剂已。

张养之令正，饮食如常，而肌肤消瘦；信事如期，而紫淡不恒；两腓发热，而别处仍和；面色青黄而隐隐有黑气。叙证详明。俨似虚寒，多药不效。始逆孟英诊之。脉似虚细而沉分略弦滑。曰：“此阳明有余，少阴不足，土燥水涸，仲圣有急下存阴之法，然彼外感也，有余之邪，可以直泻；此内伤也，无形之热，宜以甘寒，义虽同而药则异也。”赠以西洋参、生地、生白芍、生石膏、知、藁、芩、栀、麦冬、花粉、楝实、丹皮、木通、天冬诸品，服至数斤，黑色退而肌渐充，腓热去而经亦调矣。

孟英善用甘寒，投之此证尤宜。

姚氏妇产后，昏谵汗厥，肌肤浮肿，医投补虚破血、祛祟安神之药，皆不能治，举家惶怖，转延孟英诊焉。询知恶露仍行，曰：“此证医家必以为奇病，其实易愈也。昔金尚陶先生曾治一人，与此相似，载于沈尧封《女科辑要》中，方用石菖蒲、胆星、旋覆、茯苓、橘红、半夏、藕，名蠲饮六神汤。凡产后恶露行而昏谵者，多属痰饮，不可误投攻补，此汤最著神效。”如方服之良愈。

牙行王炳华妻，患舌疮，痛碍饮食，内治外敷皆不效。孟英视其舌色红润，脉形空数，曰：“此血虚火浮也。”以产后发热例施之，用熟地、当归、酒炒白芍、炙甘草、茯苓、炮姜投之，其病如失。

一老人霍乱后，目闭呃忒，医谓脱陷在即，与桂附回阳之药，业已煎矣。适孟英至。询知溺赤口干，诊得脉形软数，而药香扑鼻，即曰：“此药中有肉桂，叟勿服也，服之必死。”迫令将药倾